



重返舞台

孟小冬將「緊要啟事」發表以後，如釋重負，幾年來壓抑在胸口的悶氣和委屈，終於得以一吐為快，心裡也覺輕鬆多了，從此恢復了她那個年齡本該有的青春活力，增強了對於生活和藝術的進取之心。

半個月後，孟小冬抖擻精神，東山再起，重返她酷愛的戲曲舞台，於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北平東安市場的吉祥戲院演出她的拿手傑作全本《四郎探母》。此時北平的舞台上已取消了男女不能同台的禁令，所以這次是男女合演，陣容極強，特別她不久前新拜的老師鮑吉祥先生也參加助陣，在該劇中飾演楊六郎延昭，姜六爺（妙香）也甘願為配小生楊宗保，更是綠葉紅花，相得益彰。飾演鐵鏡公主的是坤旦李慧琴，她是著名女老生李桂芬（老旦李盛泉胞姐、影星盧燕之母）的弟媳，以前曾在堂會戲上合作過，也可算老搭檔了。

由於孟小冬息影多年，不常登台，加之余叔岩因病已輟演多時，此時孟小冬因拜了鮑吉祥，專攻余派戲，所以特別受到一批余迷老觀眾的歡迎，名遂大噪。

孟小冬在北平重新出台的消息，很快傳到天津，明星大戲院的老闆親自赴京邀約。孟小冬應聘，並約請了名淨侯喜瑞、名丑蕭長華等前輩一起赴津，演於明星戲院。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三天打炮戲分別為《四郎探母》、《珠簾寨》、《捉放·宿店》。津沽本來就是孟小冬的「根據地」，自「緊要啟事」在津報登載後，孟小冬更得到社會廣泛的同情與支持，因此備受佳譽，連晚均售滿座。名閨淑媛贈花籃。訂包廂，戲院門外汽車蜿蜒不絕。此種盛況，多年不見，令津地觀眾為之驚歎不已。孟小冬之戲，派頭大方，不落小家之氣，唱工嗓音清醇，饒有韻味，氣勢之盛，聲容之美，則前所未有的。津報記者沙大風更是撰文大捧特捧，甚至評說孟小冬之藝，實在叔岩上。當然也有不同意沙大風觀點的，如

有人評論說：「蓋小冬年方及壯，來日方長，將來竿頭日上，超越叔岩，固非無望，若謂今日小冬，已超出叔岩，未免過譽。」

孟小冬在津期間，適逢有「漢口譚鑫培」之譽的譚派名票程君謀老先生，時寓居沙大風主辦的《天風報》社樓上，經沙君介紹，孟小冬得以向程請益。程見孟小冬天資聰慧，悟性頗高，乃可造之才，便悉心傳授；孟小冬也肯努力用功，謙虛好學，絲毫不懈，常見之譚派老生戲所學殆遍。程老先生拉得一手好胡琴，平時教戲時，還兼為小冬吊嗓。

不久，孟小冬在津又演一期，即按程君謀所授正宗譚派戲亮相。前三天打炮戲為《失空斬》、《捉放曹》、《洪羊洞》，同時商請程老師親自登台伴奏，為之壯膽。台上乃另懸掛一牌「特請名票程君謀先生操琴」君謀琴音醇正，托腔細密，素有陳彥衡之風格。因此孟程合璧，水乳交融，一時傳為美談。

此後兩年，孟小冬均在平津兩地作不定期的演出，唱唱歇歇，平均每月也只不過演個三、五場，而且還不是每個月都有戲，真是所謂「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了。倒不是孟小冬演戲沒有恆心，一來由於孟小冬體質素弱，常鬧胃病，無力堅持長時間的演出；二來因為那時平津市面已不景氣，平劇（因一九三〇年北京改北平，京劇也改稱平劇）正逐漸走下坡路，就連武生泰斗楊小樓有時一場戲也只賣五、六十張票，甚至不得不臨時宣佈停演。例如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天津《北洋畫報》登出一條「平訊」：「楊小樓最近在吉祥園演《安天會》，售票僅六十張，臨時回戲。可見娛樂場之冷落。」本來楊小樓常與梅蘭芳、余叔岩合班，營業戲倒還旺盛，後因梅舉家南遷上海，余多病常息影，因此楊單以武生獨立挑班，似亦孤掌難鳴。加之楊的戲，大多所謂「武戲文唱」，也就曲高和寡了。但孟小冬卻不一樣，倒是越不常唱，賣座越好，海報一出，預售戲票不需半日，坐票售空。

其間，孟小冬有勞有逸，演戲之餘，乃跟人補習古文，勤學書畫，冬日與隔壁義母之女大格格、二格格（均為大高個女孩）等在門前潑水結冰，在冰上嬉戲玩耍；春秋佳日，則結伴郊遊。一九三五年清明節那天，陽光明媚，和風輕拂。孟小冬偕大批女性朋友們游於西山八大處，於山中求一老者為書一聯，老者為其集古聯成句書贈。

聯曰：「今人面目，仿古喬妝，無分男女老小。舊代衣冠，從新修飾，不論春夏秋冬。」上下聯末一字，正合「小冬」之名，孟小冬大喜，次夕於香山紅葉山房，高歌《捉放》，以娛賓友。

一九三五年入夏以後，長江、黃河、珠江等河流，洪水為災，遍及國內八省之多。為了拯救災區，上海成立「籌募各省水災義賑會」。大亨杜月笙以慈善家的面目，發起並出任該會負責人，舉辦演劇籌款活動。另一大亨黃金榮開設的黃金大戲院則免費提供演出場地。此演劇籌款活動預定演出一個月，所得票款，全部救濟災民。

第一期自十月二日至十九日，由剛從蘇聯友好訪問演出歸來不久的梅蘭芳博士和上海各界名票聯袂義務演出，計演十八天，參加義演的名票有：杜夫人（即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蘭，孟小冬的結拜姐妹，汪派文武老生，兼演老旦）、張嘯林（大亨，票演花臉）、王曉籟（社會名流，掛名，實際未演）、金元聲（票武生）、尤菊蓀（票武生）、趙培鑫（票馬派老生）、裘劍飛（銀樓小開，票武生，周信芳妻兄）、李白水（票譚派老生）、孫鈞卿（票譚派老生）、汪其俊（票麒派老生）、方岑一（票小生）、孫蘭亭（票丑）等；名伶有：金少山、姜妙香、蕭長華、劉連榮、朱桂芳、王少亭、苗勝春、蓋三省、韓奎奎等。

這次名票中以杜夫人的出台最為轟動，一來她本身就是內行，戲也唱得不錯，尤其擅長汪（笑儂）派老生戲，已成絕響，難得一聽；

二來她現在的身分不一般，響噹噹的大亨夫人，更是那些杜月笙的徒子徒孫捧場的大好機會，捧師娘，也就是對師傅的效忠。這次她除了連演《逍遙津》、《刀劈三關》、《哭祖廟》、《李陵碑》等幾齣老生戲外，還串了老旦戲《釣金龜》，又與梅蘭芳合演了全本《降龍木》（即《穆柯寨》，杜夫人接唱《轅門斬子》）。最後一天，大亨杜月笙與夫人姚玉蘭一齊登台，杜演了他的「拿手戲」《落馬湖》，串演武生黃天霸，杜夫人與梅蘭芳合演《四郎探母》。

接著第二期「義賑會」又派專人赴北平請來了孟小冬、章遏雲並掛頭牌，與滬上名票、名伶合作，於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仍在黃金大戲院續演十二天。後孟因健康關係只演了八天，不得不中斷演出，最後幾天杜月笙、張嘯林兩大亨也親自粉墨登場，義演達到高潮，落下了帷幕。

這期孟小冬雖只演了八天即病倒了，但比起她在北平還是演得多了些，而且全演大軸、大戲，特別是後三天，十七日至十九日的戲碼，全本《珠簾寨》（解寶、收威）、全本《法門寺》（代大審）、全本《四郎探母》（坐宮至回令，楊四郎一人到底），更是非常吃重的骨子老戲。她每演一場，便顯得疲憊不堪。這幾齣戲，如果是在平、津演時，每演兩三場就要休息十天八天的。這對當時還僅是二十七歲、正當青年的孟小冬來說，似乎是不應該有的現象，比起當年剛到平津時生龍活虎般的她，好像是判若兩人。這時她已預感到個人藝術生涯遠景的不祥。她曾對前往探望她病況的戲曲評論家許姬傳不無痛苦地說：「許姬老，我是從小學藝唱戲的，但到了北方後，才真正懂得了唱戲的樂趣，並且有了戲癮，這次原定唱四十天，現在突然病倒了，我覺得此後不能長期演出，我的雄心壯志也完了。」（見許姬傳：〈談我所知道的孟小冬〉，載《京劇談往錄續編》）

儘管孟小冬演出中途病倒，但這次演出成績大致上還是相當不錯，演員搭配也非常整齊。比如十八日的全本《法門寺》，孟小

冬飾趙廉，章遏雲飾孫玉姣和宋巧姣，金少山飾劉瑾，芙蓉草飾劉媒婆，韓金奎飾賈桂，鮑吉祥飾宋國士等，都是一時之選。該劇中「廟堂」一場，趙廉與劉瑾有幾句〔西皮散板〕的對唱：

趙 廉：才知道小劉彪是殺人的兇犯，卻原來這內中有許多的牽連。在廟堂怨為臣才疏學淺，千歲爺！望千歲開大恩限臣三天。

劉 瑾：好一個大膽的鄆塢知縣，將一樁人命案審問倒顛。在佛堂限三天一齊帶見，少一名將人頭懸掛高桿。

是日孟小冬的嗓音清亮，高亢入雲，滿宮滿調，調門達正宮（即G調）以上，一句一個好。金少山是有名的銅錘花臉，身材高大，氣足聲洪，嗓子也夠高，以往他和別的老生配此戲，總嫌調門低，使不上勁，還時常抱怨找不到對手。但這次在孟小冬唱了以後，他緊跟著接唱了四句，唱罷，在竟然台上低聲說：「好傢伙，可把我累死啦。」名丑韓金奎扮賈桂在台上大樂，亦低聲說：「你這兔崽子，也有今天啊！」孟小冬跪在案下，背向觀眾，聞之不禁竊竊私笑，紗帽翅微微抖動，台下還以為是孟小冬做工精到，大聲喝彩。韓金奎到後台還對大伙說：「金三爺今天可被孟爺壓倒了！」一時傳為佳話。

還有一次，有人在北京看過孟小冬和金少山合演《捉放·宿店》，剛出場只見金少山人高馬大，像半截鐵塔，但越往後就滿台都是孟小冬的風頭，金少山幾乎看不見了。

